

访谈

莫伊努尔·哈克
苏利利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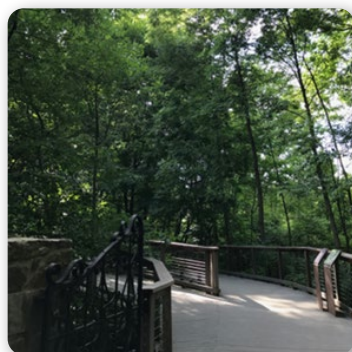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孟加拉起义：2024 年学生抗议、军队 背弃与政治转型



莫伊努尔·哈克



苏利利

编按：孟加拉 2024 年民众抗议的成功与接下来的政治转型，是近年来全球民主衰退背景下少见的新气象。本刊上一期曾发表两篇译文分析介绍这一历史性事件，为给中文读者提供更细致、丰富的信息，我们委托社会运动研究者苏利利女士对穆罕默德·莫伊努尔·哈克（Mohammad Moynul Haque）做了这个专访。哈克出生于孟加拉，曾获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达卡贾格纳特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非暴力行动、公民抵抗、民主与政体转型等。访谈追溯了 2024 年孟加拉运动的起源、发展与结果，讨论了在断网条件下学生们如何动员和非暴力行动战略的重要性，并特别关注了孟加拉国军事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拒绝实施大规模镇压、支持政治转型以及军方与旧政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关系。访谈还探讨了革命后的政党政治、选举结果、学生领袖向政治家转型以及孟加拉民主的发展前景。

苏利利（以下简称苏）：我对 2024 年孟加拉国爆发的七月革命做过一些研究，但不是很深入。很荣幸能邀请你来讨论这个话题。我想从

孟加拉公务员配额制度开始。因为我们的读者对这场运动最初为什么会开始可能并不太了解。

关于配额制度，我最初是从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的那个时间点知道的。希望你先给一个关于这个配额制度的整体介绍。

哈克（以下简称哈）：七月革命确实是孟加拉国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也一直对这个问题保持关注。就像你一样，我也研究了 this 事件的一些细节。公务员配额制度为特定群体预留了一定比例的政府职位。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有 30% 的名额留给 1971 年解放战争中“自由战士”的后代。

这个制度可以追溯到 1972 年，也就是独立运动之后不久。当时的政府在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领导下，把配额作为国家建设和民族整合的工具。穆吉布说，我们要尊重那些为独立做出牺牲的人，并确保他们的家庭在战后重建和区域重建中不会被落下。基于这一点，当时引入了配额制度。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配额制度经历了各种政治操弄，逐渐演变为不公正、不平等的政治，最终导致了我们在 2024 年看到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将这个配额制度与 2024 年的运动相联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诱因或催化剂。

如果跳出学生运动的角度，客观来说，政府在 2024 年恢复配额的官方说法是合法的，因为最高法院在 2024 年 6 月 5 日裁定恢复配额，理由是人民联盟（Awami League）在 2018 年行政废除配额的行为是越权的。这意味着 2018 年政府没有权力单方面推翻一个法定制度。

因此，上诉法院在 2024 年恢复了该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只是遵守了司法裁决。

但批评者并不同意，他们认为配额政策存在很大问题。几十年来，政府职位中有 56% 被分配给各种配额类别，只剩下 44% 留给按能力竞争的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叙事：分配比例已经被政治化了，于是围绕这个问题就引发了社会矛盾。许多大学生开始呼吁彻底废除这个配额制度，反对 2024 年政府再次恢复 2018 年的安排。结果冲突就爆发了，随后我们看到，诉求从配额问题发展成要求总理辞职。

苏：转变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但配额政策是诱因，促使不满变成一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什么？我记得它是从一名大学生被枪击开始的。能介绍一下相关背景吗？

哈：在 7 月 5 日恢复配额之后，学生开始在校园内进行动员。他们最初主要局限在校园内。这场运动后来变得激进起来。实际上，这一变化可以追溯到一个关键性表态，在国内外媒体广泛传播这个表态。2024 年 7 月 14 日，时任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公开把抗议者称为“拉扎卡尔（Razakars）的后代”。这个表态对抗议者来说非常有挑衅性，可以说，是对我们新一代的诋毁。

“拉扎卡尔”意思是“协同作祟者”，在历史上来指 1971 年大屠杀期间协助巴基斯坦军队的人。因此，在这样一个把解放战争视为国家认同核心叙事的国家里，把学生抗议者称为“拉扎卡尔”的子孙后代不仅仅是侮辱，这实际上是对距离 1971 年几十年后出生的一代人提

出叛国指控。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导火索。

总理的表态直接激怒了学生群体。结果如我们所见，达卡大学以及其他高校的许多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并高喊口号。比如，“你是谁？我是拉扎卡尔？！拉扎卡尔？！”，以及“谁说的？谁说的？独裁者！独裁者！”而这里的“独裁者”，指的就是谢赫·哈西娜。从那个时候起，学生开始把哈西娜称为“独裁者”。然后，在 48 小时之内，抗议者与政府支持的学生组织“学生联盟”（Chhatra League）之间发生了冲突。警方对学生抗议者使用了暴力。7 月 16 日，（朗布尔）贝古姆·罗克亚大学（Begum Rokeya University, Rangpur）英语系的一名学生阿布·赛义德（Abu Sayed）被枪杀。这一事件大大地激化了抗议活动。学生们有了一个真正的动力，他们必须反抗，因为他们的同伴被人杀害了。

亲政府的学生团体积极配合政府执法机关严厉镇压，不仅在学生群体中引发了强烈不满，也激起了社会其他群体不满。阿布·赛义德被枪杀的画面被拍摄下来，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对学生和公众构成了一种道德冲击，极大地扩大了参与规模。这种情绪强劲地推动了抗议动员，成了实际上的运动助燃剂，使其最终演变为广泛参与的、反对哈西娜的运动。随后，为了遏制这场抗议，政府在 7 月下旬实施了宵禁并切断互联网，但讽刺的是，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运动。当学生被切断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手段时，他们变得非常愤怒。这也成为推动这场运动的另一个因素。

苏：你刚才不仅提到了宵禁，还提到学生上社交媒体，但我知道政府也封锁了社交媒体，特别是 Facebook 和 X (Twitter)。学生是怎么上

网动员他人的？

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也采访过一些抗议活动人士，他们使用了VPN，通过VPN进行在线交流。当政府完全关闭宽带网络时，一些学生改用了2G手机来保持联系。他们不用智能手机，就改用按键手机，就是那种旧式的诺基亚手机，只用于发短信。

苏：那他们必须彼此知道电话号码。

哈：是的，他们互相都有电话号码。有些人彼此是很亲密的朋友，像纳希德·伊斯兰（Nahid Islam）、萨尔吉斯·阿拉姆（Sarjis Alam）以及其他活动人士，等等，彼此关系都很密切。他们知道彼此的宿舍房间号，也知道彼此的手机号码。他们当时就是用按键手机通信的，这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有趣情况。在政府关闭包括Facebook在内的所有应用之后，他们就通过短信和直接通话来交流、保持联系。

苏：政府为什么没有拦截他们的电话？在中国，政府在监听电话方面非常强。

哈：我认为你说的情况是一种智能镇压。政府实际控制了媒体、光纤以及其他互联网基础设施，但忽略了对移动通信网络的控制，因为政府并没有预料到这种规模的风暴会降临。当时还是一些顾问建议他们关闭社交媒体或切断互联网，这样就不会扩散得那么快，于是政府就立刻采取了行动。但我认为他们忘记了关闭这些按键手机的通信网络。

苏：学生采取了非常聪明的办法。我还想了解军队的角色。我知道军队跟警察、亲政府学生组织和边防部队属于同一阵营，但后来立场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导致军方改变立场？

哈：我认为军方见证了自己的历史。他们一直都与孟加拉的政治密切相关。在政治抗议运动中，军方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1990 年之后，军方开始抓住机会参与政治，因为在 1975 年之后，军方曾经接管政权长达 15 年，但由于国际压力，军政府统治无法长久，后来军方实际上也不愿意直接接管政权。在 2007 年到 2008 年危机期间，军方曾支持过一届看守政府收拾局面，而没有直接接管政权。

军方明白，如果直接控制国家，就会失去国际社会支持。他们更倾向于默许或间接支持抗议运动。军方这一行为是决定这次起义结果的一个关键变量。军队在最初被部署来维持秩序之后，你可以看到，在瓦克·乌兹·扎曼（Waker-Uz-Zaman）将军领导下，拒绝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扎曼公开表示军队不会向平民开枪，他说这不符合孟加拉军事文化。

军方也不想借机掌握政权。但很明显，后来的临时政府是在军方支持下成立的。军方和瓦克·乌兹·扎曼将军实际上与多个政党进行了协商，在幕后发挥了作用。

军方不愿掌权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结构性限制。比如孟加拉是联合国维和任务最大贡献国之一，这些维和任务为军队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入。如果大规模杀害平民，可能会立即引发联合国制裁，终止

其参与维和行动。这显然不符合军方利益，因为军方不想失去参与联合国任务的机会。

另一个因素是瓦克·乌兹·扎曼将军本人。他跟哈西娜可能是远房表亲，大概是远房的姻亲关系。我记不清具体关系是什么。有意思的是，尽管他是哈西娜的亲戚，但他优先考虑的是军方的长期合法性，而不是对哈西娜的短期忠诚。他没有选择短期忠诚，也就是不愿支持哈西娜，因为他希望保持军队的信誉（integrity）让军队远离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

因此，不同于 1975 年和 1982 年，这次军队内部没有派系认为政变是有利的。这正是我一开始提到的重点：军方不想重复过去的模式。军方更多是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政府。

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支军队与以前不同，部分原因是领导人不同吗？这个领导人虽然是哈西娜的亲戚，但他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这使他能够站在学生一边。

哈：是的。瓦克·乌兹·扎曼大约是在（2024 年）6 月 23 日刚刚接任军队领导人。他刚刚担任陆军参谋长，当时可能在想：现在这个重大考验就摆在自己面前，该怎么办呢？他选择了不卷入有争议的政治，所以与过去那种接管权力的政治保持距离。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他有一定愿景，希望把国家带回正确的轨道，也就是民主轨道，否则他完全可以轻易就干预进来。当时他拥有利用国家权力的所有条件，但他并没有追求这种对国家权力的掌控。

苏：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国家——缅甸——的情况。今天的缅甸，军方直接掌权是重点，军队领导人成了国家元首。缅甸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循环：“军方政变→社会运动→新政府→再次政变”。

基于这种观察，去年，我认为孟加拉的未来可能仍然充满不确定，觉得孟加拉军方似乎想直接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所以，我当时认为情况可能会像缅甸那样，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循环。你的看法是，这是一支新的军队，现在的孟加拉军队跟以往不同了。但为什么哈西娜这样的政府会提拔一个与她立场相冲突的将军？当然，一个人的立场有可能过去是模糊的，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

哈：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实际上正是这支军队协助哈西娜从孟加拉逃往印度。他们安排了所有相关程序，以确保她安全前往印度，而军方其实完全可以像缅甸那样把她软禁起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选择让她自由离开，然后开始重建这个国家。也就是说，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军方与多个政党展开对话，以填补权力空缺。军方联系了一些政治人物，包括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Dr. Muhammad Yunus）。在与各党派和七月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协商之后，军方邀请尤努斯回国。他们希望由像尤努斯这样有国际声望的人，而不是学生运动领导人纳希德·伊斯兰（Nahid Islam）来领导，因此请求尤努斯担任临时政府负责人。所以可以说，军方实际上促成了过渡政府——这就是由军方主导的过渡。

苏：在这场运动中有一个发挥关键作用的政党，就是孟加拉国民党（BNP）。BNP 在当时具体发挥了什么作用？

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BNP 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到 2024 年就冒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究竟是谁？BNP 突然出现在舞台上，声称这是他们的运动，说他们在哈西娜的独裁统治下领导了 15 年的斗争。BNP 的做法使得 BNP 处在一个既尴尬又精明的位置：“精明”的意思是指他们给予的支持足以使他们从起义成功中获益，但 BNP 同时又显得保守、克制，以免自身有争议的历史影响这场运动。这是因为 BNP 长期被排除在严重分裂的政治权力之外——在哈西娜统治下，BNP 大批中低层干部和活跃分子被系统性地抓捕入狱。哈西娜禁止 BNP 举行政治集会，其支持者也受到骚扰。他们的领导人卡莉达·齐亚（Khaleda Zia）也因腐败指控被判刑，那一判决被普遍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在运动早期阶段，BNP 成员参与了一些声援活动，但党内领导层认为，直接参与会让哈西娜把抗议定性为受反对党操控的运动。BNP 不希望哈西娜借机打压他们，说这是 BNP 在幕后操控，然后又清算到 BNP 头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 BNP 谨慎地参与了这场运动。

但在 8 月 5 日之后，BNP 的策略发生了明显转变：他们突然转而要求举行选举，并企图利用反人民联盟情绪，趁这种公众情绪尚未变化之前抢占政治优势。BNP 认为现在可以把公众情绪转化为自己的选票基础，让人民给自己投票。所以，在抗议取得一定进展之后，BNP 曾试图说服民众：选举是可以使孟加拉重归民主的唯一途径。后来 BNP 在选举中获利就跟这个有关。这非常有意思，BNP 希望把群众支持转化为自己的票仓。他们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因为从结果上来看，BNP 在 2026 年 2 月议会选举中，在 300 个直选席位中获得 209 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苏：我们开始时曾讨论配额制度。配额制度给“自由战士”后代保留30% 名额进入政府岗位。这些“自由战士后代”是谁？他们只是人民联盟的后代吗，还是也包括 BNP 的后代？这个群体包括哪些人？

哈：这些人指的是战争老兵的后代，也就是我们称为“自由战士”的孙辈。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是，70 年代之后，其实很难再找到他们真正的孙辈。却仍然有一种现象存在：在这些“自由战士”的家族中，有人声称自己是孙辈，或者是孙辈的亲属。这些人用这种办法让这种身份继续存在，他们会说：“既然我的祖父辈是自由战士，那我也属于‘自由战士’家庭，所以我有权享受这个配额。”这些“后代”就是以这种办法混进来的。

苏：那么，这些后代中，有没有 BNP 成员的后代，还是主要是人民联盟的后代？那这些人是支持人民联盟多一些，还是支持 BNP 多一些？

哈：实际上，我们国家大致分为两个政治阵营。一个阵营是亲独立阵营，由人民联盟领导；另一个是民族主义阵营，由 BNP 领导。属于亲独立阵营的这类人通常属于人民联盟。人民联盟认为，如果招收这些自由战士的后代，他们就会忠于人民联盟。结果就是，大量政府职位被支持人民联盟和亲独立意识形态的人占据。这样一来，人民联盟就想要有这样的安排。人民联盟试图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热情，以确保人民始终支持人民联盟作为执政党。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背后就隐藏着政治因素。

苏：这里存在强烈的价值冲突。一方强调要靠能力，另一方则强调要

靠身份。我的理解是，这才是真正存在于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冲突。那么 BNP 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呢？

哈：BNP 实际上默默地给学生提供了支持，因为 BNP 也试图提供一种不同于人民联盟意识形态的替代方案。BNP 认为，人民联盟正在通过配额制度来争取大多数人支持，而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可以提供给新一代人，因此 BNP 就想拆解这种体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生不去加入人民联盟，而是加入 BNP。BNP 努力鼓励学生把配额问题当作一个核心议题，因为配额制度具有歧视性，并且不承认学生的能力。这样一来，学生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配额，要求尊重能力。这样就形成了“能力 vs 配额”的对立。“能力对抗配额”的抗议口号就是这么来的。BNP 支持能力原则。

苏：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尽管 BNP 各级领导人遭到了全面打压，但 BNP 仍然存续了下来至少 15 年之久。为什么哈西娜政府会允许反对党一直存在？

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传闻有很多。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些 BNP 领导人与人民联盟高层有过协商，目的是避免 BNP 被彻底清除或者全部送进监狱，所以在幕后存在着某种秘密协议。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存活下来，但他们并不处于权力核心位置。也就是说，他们表面存在，但作用非常有限。他们只是维持一般政治活动，比如组织一些较温和的抗议活动，但并未对人民联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人民联盟允许他们存在。而当他们被认为（对执政）有威胁时，就会被逮捕。BNP 中低层领导人被送入监狱是家常便饭。BNP 平常就是这

样熬过来的。

苏：哈西娜也想维持一种“民主”形象，对吗？

哈：是的。哈西娜一直定期举行选举，她需要选举来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这种体制属于“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既不是完全民主，也不是完全专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一种灰色地带。

苏：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学生运动实际导致人民联盟或哈西娜权力崩溃，但当在谈到新的选举时，是 BNP 领导人而不是学运领导人掌权？这是为什么？

哈：我认为，这是因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技能不等于竞选技能，也就是说，你可能具备运作革命的技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借助这种技能在选举中获胜，孟加拉就是这种情况。在选举政治方面，BNP 比那些实际领导革命的抗议者有更强大的组织能力。2025 年 2 月成立的国家公民党（NCP）是在革命之后不久成立的，他们在选举前只有不到 12 个月的准备时间，而且也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结构。他们没有成熟的竞选体系，也没有票源网络。在 300 个选区中，他们没有具有知名度的地方候选人。BNP 具备这些条件，他们有这些基础，而且他们已经积累了 15 年。人们知道 BNP 是孟加拉第二大政党，所以说，BNP 拥有这样的声望。尽管动员和推翻哈西娜确实是由学生运动推动的，但这场革命的基础来自 BNP。BNP 本身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他们拥有基层组织 and 领导结构。这就是为什么 BNP 赢得了 209 个席位，

而 NCP 在 30 个选区中只赢得了 6 个席位。这说明赢得选举比推翻威权政权需要更多的技能。

苏：选举政治与抗议政治是不同的，对吗？

哈：是的，确实如此。

苏：现在我们来谈谈民主本身。目前 BNP 是执政党，他们现在是否面临反对派，因为我认为人民联盟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了。通常的民主政治至少有两个主要政党，对吧？一个执政党，一个反对党。那么，现在反对 BNP 的政党是谁？

哈：在议会中真正的反对党是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以下简称大会党），他们与国家公民党（NCP）是合作关系。BNP 是议会中最大的政党，而大会党与 NCP 联合组成反对党联盟。人民联盟已经退出政治竞争，他们被取缔了，还要面临法律指控。我不知道这些指控是否会很快被取消，这取决于法律程序，至少目前不能把人民联盟视为反对党。我们现在的反对党是大会党，他们在过去 50 年一直没有掌权，现在他们第一次有大量成员进入国家议会，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机遇，向民众证明他们是真正代表人民的。

我有时通过媒体观看议会会议，我看到大会党对政府进行批评时，常常被打断，但他们并没有阻碍政府运作。最近孟加拉面临严重能源危机，大会党主动建议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找出造成能源危机的漏洞和解决方案。政府也积极回应了这一建议，表示将成立一个由执政党

和反对党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这是孟加拉目前出现的一种发展趋势，这种情况相当少见，即反对党对执政党持相当支持的态度。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大会党作为反对党，其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正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认为反对党过去的负面形象会有所改善，还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反对党政治模式。

苏：那你怎么看孟加拉的未来？

哈：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如果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先思考我们如何理解“民主”。我们是否认为民主只是取决于选举结果或选举本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孟加拉现在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因为在很长时间之后，孟加拉终于有了一次有公信力的选举，还受到许多国际观察员的高度评价。我们也看到许多政治参与者的行为更加民主化。与过去相比，在 2026 年的选举中，伤亡人数也更少，政党之间的对抗也减少了。因此，如果从选举政治的角度来看民主，那么可以说这是孟加拉民主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的迹象。

在这次选举中，还举行了一次公投，有 68.6% 的选民投票支持宪法改革。参与宪法公投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 60.26%。如果 BNP 在其任期内落实这些公投内容，那么孟加拉有一个更能被问责的政府，因为公投内容包括规定总理任期最多两届、建立三权分立的司法体系、以及设立独立的反腐败委员会等等。

这些都预示着良好治理的方向。如果这些改革能得到落实，那么我对孟加拉建立新的民主治理体系非常乐观。但我认为仍然存在一些结构

性风险，比如“赢家通吃”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在孟加拉政治中根深蒂固：执政集团往往会操弄权力，操控媒体、官僚系统和警察，就像哈西娜那样。这种结构尚未被打破，至今仍然这样运作。

这很讽刺，但事情不止于此。BNP 自身也有历史问题。BNP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政党。他们有着臭名昭著的腐败历史和失败的治理经验。此外，大会党和 NCP 也有人抵制 BNP 的宣誓就职，他们要求尽快落实公投内容，但 BNP 并不打算立即实施这些改革，他们希望能宽限一些时间。我不知道大会党和 NCP 会沉默多久，但如果 BNP 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公投内容得不到解决的话，未来 BNP 与大会党之间就可能发生冲突。所以我既有一些乐观，也有一些悲观。

再补充一点：我担心 BNP 不能摆脱“威权均衡陷阱”。也就是说，执政党利用国家权力巩固自身地位，使得权力和平更迭变得异常困难，其结果就是权力更迭要么产生危机，要么只有通过危机才能实现权力更迭。我不确定 BNP 能否避免这种情况，也许在某个阶段，BNP 也会在民主外衣下重新走向威权。目前在孟加拉，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苏：我还想回到 7 月革命，因为还有与民主运动、非暴力抵抗相关的问题，要与你讨论。在 2024 年，我不认为学生们事先有组织，他们应该没有这种准备。那么，他们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么大规模动员的？如何突然之间动员起这么多人来参与这场运动？

哈：是的，他们并没有正式的政治组织背景，也没有主流政治地位，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紧密联系。所以我说，这是一场网络型运动。

在这种网络型运动中，你可以得到一些便利，例如可以迅速与同伴建立联系。在孟加拉，大多数动员发生在大学校园，而大学本身具有一些优势。为什么？因为学生住在宿舍里，而宿舍彼此距离非常近，学生可以很方便地面对面交流。同时，他们在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的联系特别密切。学运就是这么迅速扩散的。可以说，是 Facebook 在短时间内促成了学生之间的大规模动员。

苏：我觉得这对中国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靠网络建立联系。

哈：我还想说，2024 年的运动形式与 2013 年孟加拉的“沙赫巴格”（Shahbag）运动有一定联系。“沙赫巴格”运动是在很短时间内组织起来的，而且是一场广泛传播的运动。我认为这是孟加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公民抵抗，我的博士研究就是这个主题。我在论文中证明，这是一场规模最大的公民抵抗，有学生和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并且采用了明确的非暴力战术。那些非暴力战术推动了学生的大规模动员，吸引了大量参与者。当一场运动以非暴力方式组织时，学生们会更容易将它发展成规模巨大的运动。

非暴力是一种对抗的技术。它并不是消极地坐在那里要求改变，而是一种针对政府或权威发起的行动，但不使用暴力，而是使用策略、技巧。比如，你向对手投掷鲜花，对方却用枪指着你，这时他们开枪就缺乏正当性，因为你没有挑衅他们，你只是向他们投花。鲜花不能用子弹来回答，对吗？这就是一种非暴力策略。

再比如，你在对方面前唱歌，这种歌声会引起很多学生共鸣，这就拧成了一股绳，你知道这就是团结。当他们听到这种音乐并感到振奋，他们就会来到现场支持运动。这些非暴力方法，包括静坐、示威、抗议、口号。比如，有这样一个口号：“是谁说的？！是谁说的？！独裁者！”还有，“我们变成了谁？！我们变成了拉扎卡尔？！”这些口号激发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听到后情绪爆发：哈西娜竟然说我们是拉扎卡尔？！绝对不行，我们要反抗！口号本身就是一种非暴力工具。这种非暴力方法使运动更加壮大。非暴力正是吸引大量人参与的原因，这就是反对哈西娜的抗议基础，它通过非暴力方法达成了目标。

苏：在我看来，这种非暴力战术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在政府方面，他们没有理由升级冲突，对吗？

哈：是的，原因正是如此。他们没有理由对这些抗议者升级暴力。

苏：是的，即使他们真的升级暴力，也很难对他们进行严厉惩罚。我记得在 2019 年的香港，抗议者不也创作了自己的歌曲吗？这些歌曲也是抗议歌曲。这些抗议歌曲，即使政府想阻止他们演唱，也不能仅仅因为唱支歌就把他们关押多年，对吧？

哈：是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战略性的领导。这类运动通常被称为“无领导运动”，你找不到一个突出的领袖，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是领袖，所有人都是领袖。你也找不到一个当地的领导中心，这是一种在实际的抗议运动中被使用的策略。所以，这场运动，在无领导、网络型动员和非暴力等策略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反对哈西娜的抗议

取得成功。

苏：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种策略是让运动保持无领导的状态，这样使每个人都相对安全，但在成功之后，由于学生运动是无领导的，结果在选举中没有人真正拥有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即便你是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之一，也不见得你就会成为国家领导人。那么，对于想要掌权的人来说，这存在着一种两难的困境：你希望带领运动取得成功，但成功之后却未必有政治影响力，也就是说你不会成为国家领导人。

哈：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我读过很多关于孟加拉学生运动和学生领袖的研究。在 1952 年的语言运动中，学生们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1990 年代，他们也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其中，学生领袖发挥了很大作用。在 2013 年以及 2024 年，学生主导了运动进程。但在这一次，也是孟加拉历史上第一次，学生领袖变身成为了政治精英，也就是说，从政治活动人士变成了政治精英。现在有两到三位学生领袖进入内阁，他们被选为了国会代表。在孟加拉历史上，从来都是学生领导人付出很多努力，却得不到议会席位。但 2024 年的运动让学生成了政治人物。我认为这是学生政治的一种创新。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学生政治将为孟加拉民主带来积极成果，因为搞政治不能够没有任何目标，你必须要有目标、成为有远见的领导者。这场抗议为此提供了渠道，它成为通向政治领导人的路径。

苏：就此看来，这场运动产生了三赢的结果：BNP 获得了大胜，大会党也赢了，学生也有所斩获。

哈：绝对如此，而且学生政治本身也成功了。

苏：我认为，在中国，学生活动人士可能会觉得，就是自己希望将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似乎也不现实。如果你希望自己未来进入政治并成为政治精英的话，学生政治就是这样一种途径。

哈：是的，你说的对。这一现象也启发了其他国家。例如，在尼泊尔2025年“Z世代抗议”结束之后，有多名学生活动人士也成了众议院议员。这一趋势在今天是很强劲的，在孟加拉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学生如何在两种课堂中锻炼自己。一些学生们对参与街头政治和街头教育，比对你课堂里的教育更有兴趣。

苏：这确实很有启发性，对很多仍然在奋斗中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今天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同时，我非常赞赏你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

哈：对，谢谢你，利利。谢谢你对孟加拉的兴趣并让我在这里与你讨论。